

鲜橙

著

下

我用人心换人心，一年不行，就十年，十年不行，就一辈子。

# 太子妃 升职记

全新修订版

作家出版社

鲜橙  
● 著

下

# 太子妃 升职记

全新修订版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太子妃升职记：全新修订版 / 鲜橙著. -- 北京：  
作家出版社, 2017.2 (2017.5重印)  
ISBN 978-7-5063-9358-4

I. ①太… II. ①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1916 号

## 太子妃升职记：全新修订版

---

作 者：鲜橙  
出 品 人：高路 华婧  
责任编辑：丁文梅  
特约策划：谭飞  
特约编辑：谭飞  
封面设计：郑力琿  
封面绘图：辰露  
内文装帧：阿墨  
书名书法支持：黄金亮  
运营统筹：张瞳  
出 品 方：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 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：100125  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  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  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  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  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  
印 刷：中煤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  
成品尺寸：145mm × 210mm  
字 数：450 千字  
印 张：19.75  
版 次：2017 年 4 月第 1 版  
印 次：2017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 
ISBN 978-7-5063-9358-4  
定 价：55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 
录



第十章

- 001 -

一窝一个公主

第十一章

- 035 -

生与死的选择

第十二章

- 077 -

活着才有未来

第十三章

- 099 -

称职的好皇后

第十四章

- 135 -

男人与女人的战争

目  
录



第十五章  
— 159 —  
帝王的野心

第十六章  
— 187 —  
读不透的心思

第十七章  
— 227 —  
茈茈，我心悦你

第十八章  
— 277 —  
太后的喜事

— 295 —

番外

第十章

一窝二个公主





绿篱还守着灯没睡，见我独自一人回来十分惊讶，后来又听我说拒绝了和齐晟打那个赌，气得差点没喷出一口鲜血来，恨铁不成钢地教导我：“娘娘！您怎么就不明白呢，皇上那不是和您打赌，他是要许您誓言啊！”

“是啊，我看他那模样也是要起誓。”我点头，把腿抬高了，一边享受着绿篱的按摩，一边问她，“那又怎样呢？换你你就信？”

绿篱愣了愣，仔细地思量了一思量，换了个话题说道：“娘娘，您还真打算从后宫里广选佳丽啊？”

她一说这个，我顿时来了精神，用手一拍床帮，叫道：“真，比真金白银还真！”

绿篱说道：“娘娘，奴婢倒觉得这是瞎折腾，除了太后那里想着趁机安插几个眼线，没准会挑几个狐媚子送过来，别的宫里送的，怕是连咱们宫里的粗使丫头都不如。”

我听了一愣，“不会吧？大伙怎么也得照顾照顾面子吧？”

绿篱不置可否，只轻轻地撇了撇嘴。

果然，第二日，太后那里挑选出来的宫女最先到了，品质也最高，一下子来了七八个，高矮胖瘦来了个齐全，有脸若银盘丰满圆润的，也有杏眼桃腮身如弱柳的……齐刷刷地在我面前站了一排。

那送人来的管事姑姑满脸堆笑地说道：“太后娘娘说了，叫皇后娘娘可着顺眼的留下一两个即可。”

我心情大好，爽快地一摆手，“全部顺眼，都留下吧！”

那管事姑姑大喜过望，嘴都快合不拢了，夸了我好半天的贤惠大

度，这才喜滋滋地走了。

其余宫里送来的“佳丽”，那就不太“佳丽”了。更过分的是黄贤妃那里，竟给我送了个乍一看挺丑，仔细一看更丑，甚至与历史上某位贤后都高度仿真的来！

我不由得感叹，黄贤妃真是一个很有气节的女子……

绿篱大为恼怒，恨恨道：“娘娘，您看看，她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只得转身安抚绿篱，“淡定，要淡定，送美貌的来吧，你不淡定，送了这么一安全的来了，你怎么又不淡定了？”

绿篱深吸气，明显在努力压制自己的怒火。

一旁的写意却还觉得不热闹似的，紧着在边上煽风点火，“娘娘，这不是容貌的问题，这是态度的问题，黄贤妃对您不敬！”

我很是不悦地横了写意一眼，“哎？我说你能有点职业素养吗？你一眼线，没事你腿上勤快点，经常往幽兰殿跑跑也就得了，你挑什么火呢？”

写意听了脸色一白，立刻给我跪下了，一边磕头一边哭着辩白道：“娘娘冤枉啊，冤枉啊，奴婢自从进了兴圣宫，连宫门都不曾出去过一次啊，奴婢早已是洗心革面了啊，奴婢早已经发誓抛却前尘，只对娘娘尽忠了啊……”

嗯，小模样哭得是梨花带雨，嘴上倒是说得干脆利索，活脱脱又一个绿篱出来了。我转头看向绿篱，“你功不可没啊。”

绿篱十分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，谦虚道：“还是苗子好，孺子可教，可教……”

跪在殿中的那个“佳丽”却是没了耐性，抬着脸，粗声粗气地问我



道：“皇后娘娘，可是要留下奴婢？如果不留，奴婢还得赶着回去呢，笼上的粉蒸排骨快到起锅的时候了。”

我忙又转回头看她，点头道：“嗯，好，好，你也留下吧，先别看你的粉蒸排骨了，去后面的小厨房看看我要的那道蒜香蒸肉怎么样了。”

那“佳丽”愣了一愣，不过也是个爽快人，就此一拍大腿，“好咧，奴婢这就过去！”

大伙都被这“佳丽”的爽快给镇住了，半晌没出声。

我哑了哑嘴，打破了这阵沉寂，赞道：“果真是个爽快人，宫里就缺少这样的人才。”

话音一落，我就见绿篱与写意齐齐地哆嗦了一下。

我装作没有看见，只清了清嗓子，转头吩咐绿篱道：“把今儿留下的佳丽上个数，都先留在咱们宫里，找几个妥当的嬷嬷教一教规矩，然后挨着个地给皇上寝宫里送。”

绿篱闻言，杏核眼顿时瞪成了杏子般大小，惊愕道：“娘娘，还真的要给皇上送过去呀？”

我迟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要不就先把最漂亮的那几个挑出来，留在我身边伺候着，先送剩下的。”

绿篱估计是会错了我的意，立刻大松了口气，停了停，才又问我道：“怎么个送法？先送哪个？”

我认真思量了片刻，与她商量道：“要不就叫她们抓阄？”

殿中众人又都是一阵静寂。

我却觉得这实在是个公平的好法子，写个“上”字丢里面，谁抓到了，谁就先上！我张了嘴正要细说，绿篱那里已是忙着堵住了我的话，几步上前扶起我，一面扶着我向寝殿里走，一面高声说道：“奴婢知道



了，娘娘劳累了这一日，也该乏了，快点躺下歇一会儿去吧。”

待进了寝殿，绿篱步子才慢了下来，转过头忧愁地看着我，问：“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

是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自从那晚和齐晟彻底摊牌之后，我就发现自己忽地心慌起来，像是所有的事情都在渐渐脱离我的控制，而我明明发现了的，却仍是无能为力。

过了几日，赵王突然来宫里探望我，我遣退了身边服侍的宫女，向他描述我这些日子的心情，“我心里突然很害怕，是从没有过的慌乱，就像是不会水的人落入了深不见底的湖水中，抓哪里都是一把空，四处都没有着落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湖水淹没口鼻，然后静静地等待着，要么憋死，要么呛死……”

赵王还是习惯性地蹲在廊下，转头瞥了一眼坐在太师椅上的我，视线从我日渐隆起的肚皮上一扫而过，然后很是平静地说道：“皇嫂，你不是已经会水了吗？”

我噎了一下，觉得自己刚才那么文艺的腔调都白打了，立刻高声唤人：“绿篱，快点领着赵王去趟幽兰殿。”

绿篱从偏殿门口探出头来，赵王见了忙冲她摆手，转过头来连声告饶道：“皇嫂，我知错了，我是真错了。”

绿篱见我再没表示，便又缩了回去，赵王这才长吐了口气，默了片刻，才又说道：“皇嫂，你不了解他，他看似无情，实际上却是个极为重情的人。”

我不由得乐了，问道：“他对谁重情？对你媳妇？”

赵王面无表情，平静说道：“他对我也重情，我上次在他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，你都忍不住暴打了我一顿，可是他却没怎样我，只叫我做

个闲散王爷，富贵荣华样样不少。若是换了别人，我怕是早不知道死了几回了。”

我冷笑，说道：“你死不了，是因为太后手里握着先帝的遗诏，不准他残杀手足，你不过是沾了老九的光，还真当他是记你的情呢？”

赵王抬眼看向我，慢慢说道：“一个帝王，若是想要一个闲散王爷死，可有无数的法子叫他死得名正言顺，可他却没有杀我。”他停了停，又继续说道，“皇嫂，你之所以会觉得自己是溺了水，是因为不论是皇兄还是老九，你都不信任，哪怕是你身后的张家，你都是不能全然信任的，所以你才会害怕，会慌乱，会觉得抓哪里都是一把空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放开了手，任自己随波逐流，只要会水，总有能上岸的那天。”

我想不到他这样的人也能说出如此富含哲理的话来，一时不觉有些愣怔。

他静静地看了我片刻，却是笑了笑，从地上站起身来，笑问道：“皇嫂，别胡乱寻思了，还是安心养胎吧，生个白白胖胖的公主出来，皇兄必然十分欢喜。”

说完便转身走了。

我又愣愣地坐了片刻，这才回过味来，冲着他的背影怒声骂道：“你才生公主呢，你这一辈子都生公主！”

时节进入六月，天气越发地热了起来，朝中各方势力不禁也有些躁动起来。齐晟有意将张家兵权回收，但张家却借口北疆形势紧张，不肯放出手中兵权。同时，一直臣服于南夏的云西各部族也开始蠢蠢欲动，几次与南夏驻军发生冲突。镇守云西的贺良臣奏请朝廷对云西的叛乱予以严惩，可朝中却形成了以楚王为首的“温和派”，力主对云西应以安



抚为主，反对武力镇压。

朝中各方势力正胶着着，齐晟却又出人意料地给贺秉则与张家二姑娘赐了婚。

此事一出，顿时在朝中激起了层层浪涛。

贺秉则是贺良臣的独子，而贺良臣则是齐晟最为倚重的老将，贺家，分明是为齐晟保驾护航的巨舰，而张家，却是另外一艘军中大船，这两家的结亲，到底是谁向谁抛出了绣球？

我从绿篱口中听到“绣球”两字，不由得喷笑出声，笑道：“这绣球倒是实在，后面还拴着铁索呢，也不知道谁能把谁拽了过去。”

绿篱也笑了笑，又说道：“家里送了信来，说是二姑娘的婚期选在了八月里，到时候也不这样热了，最是正好。”

我听了却是有些意外，现在眼瞅着就要进入了七月，这要是赶在八月里成亲，时间上可是够紧的。

绿篱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，她小心地看了看殿外，凑近了我低声说道：“没法子，二姑娘的肚子等不及了……”

我一下子愣住了，看着绿篱说不出话来。

绿篱生怕我不理解似的，把手放到自己腹部比了一比，又小声说道：“大了……”

我缓缓地合上了嘴，了然地点了点头，一抬眼见绿篱还眼巴巴地等着我的回应，只得又咂了咂嘴，叹道：“果真是块好地。”

绿篱闻言神色怪异，小眼神不由自主地往我肚子处瞟了过来。

我低头瞅了瞅已如西瓜般的肚子，不知怎的就想起了那才下了半场的雨，索性也扯了扯嘴角，自嘲道：“张家的地都不错！”

正说着，齐晟却是从外面进来了。看我与绿篱两个人挨得极近，神



态随意地问道：“说什么悄悄话呢？”

自从那夜在凉亭中与齐晟一番“悬谈”之后，齐晟不再像之前十天半月不进我的宫门，反而是隔三岔五地就来我这里坐上一坐，也不谈朝事，只随意地扯上几句闲话，可惜我们两个实在没什么共同语言，往往说到后面就会冷了场。

我觉得两人相对无言挺尴尬的，就打算趁着他在这儿的机会向他推荐暂居在我宫里的佳丽们，叫她们轮着番地给他上茶上水上糕点，直到齐晟瞧中了其中一个为止。

不过帝王就是帝王，说什么话都是点到为止，不肯说得太透，比如他从不说自己看中了哪个，而是说：“芃芃，你这里的茶叶倒是不错。”

又或是说：“芃芃，今儿这桂花糕不错。”

再或者是说：“芃芃，水晶糕倒是做得精致。”

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有数了，便偷偷给绿篱做个暗号，叫她赶紧把送茶的又或是端桂花糕的佳丽洗涮干净，等到晚上天一黑就给齐晟送寝宫里去。

齐晟都没什么表示，也没说到底是桂花糕好吃还是水晶糕好吃，不过他的胃口倒是不错，因为送过去的佳丽就没一个能再回来的。

不过，齐晟的口味也是越养越刁，到后来，我这里茶水点心都上了一个遍了，他也不开口说哪个好吃。有一次我实在没法了，只能问他：

“皇上，您吃粉蒸排骨吗？我叫她们给您上一份？”

“粉蒸排骨？”齐晟微张了嘴，有些愕然。

我点头，生怕他再被那“粉蒸排骨”给吓着了，紧着又解释：“形色看着虽难看了些，不过味道却是极不错的，没准就能合了您的口味。”

齐晟稳了稳心神，摆手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朕最近吃素，不沾这些



荤腥。”

再后来，他来我这里就滴水不沾了，我后面的那些佳丽就再没机会送出去。

绿篱忙屈膝向齐晟行礼，下去给他端茶。

齐晟径往我这边走了过来，随意地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，还不忘刚才的事，追问道：“和绿篱说什么呢？怎么听着还提到了张家的地？”

我一噎，正不知道这话该怎么圆，绿篱已是端着茶回来，很自然地笑着答道：“娘娘说家里在翠山那边的几个庄子不错，该挑出两个来给二姑娘做陪嫁。”

齐晟闻言便点了点头，转头对我说道：“翠山那边还有不少皇家的庄子，拿一个出来给了贺秉则也成。”

我不由得咂舌，皇家的庄子可是比张家的庄子大得多了，齐晟对贺秉则还真是够大方的，可见贺秉则虽因赐婚一事惹得齐晟不喜，但是却没失去他的信任。

齐晟瞥了我一眼，又问道：“想张二姑娘了？”

我自知和张家二姑娘没多大交情，若是说想她了齐晟一定不信，可碍着绿篱还在一边站着，我只得装模作样地感叹道：“我出门的时候她还是个小丫头，转眼间她也要嫁人了，这日子过得可真快。”

齐晟听了似笑非笑地说道：“他们成了亲会来宫中谢恩，到时候你留她好好叙叙便是。”

我自然明白他这“好好叙叙”暗含深意，不过我也正是这么打算的，反正也逃不过他的耳目，不如就大方地承认了。我点头，说道：“见一回挺不容易的，是得好好叙叙。”



齐晟笑了笑，又坐了片刻，这才走了。

绿篱收拾着桌面上动也未动的茶水，心有余悸地说道：“娘娘，奴婢突然觉得现在的皇上和以前的不太一样了，虽然看着像是脾气小了许多，脸上也常带笑了，可奴婢见了皇上却更觉得害怕了。”

我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，正色说道：“嗯，咬人的狗一般都不叫。”

绿篱的手便跟着哆嗦了一哆嗦。

到了八月底，张家与贺家正式联姻，因为是齐晟的赐婚，贺秉则和张家二姑娘的婚礼很是风光，据说二姑娘的嫁妆长龙这边都进了贺府的门，那尾巴还没出张府的门呢，看得盛都百姓齐齐咂舌，贺家娶的哪是媳妇啊，这是往家里搬了座金山啊！

不过，即便这样，贺府的当家主母林氏的脸依旧是拉着个老长，比往日里长了一寸有余。倒是二姑娘，脸上虽难掩新妇的羞涩，却一直带着温和的笑容，不管婆婆如何待她，都是一副柔顺模样。

两者相较，高低立现。

太皇太后宫中，我瞥了一眼来谢恩的林氏和二姑娘，侧过头偷偷地与绿篱叹道：“二姑娘不简单啊，人前小白花，人后霸王花，这才是高手中的高手啊！”

绿篱怔了一怔，忽地低声问道：“比咱们幽兰殿的那位呢？”

我思量了一下才答道：“没有可比性，江氏不管是什么花，反正都离了枝了，不足为患！”

绿篱还欲再问，那边的太皇太后已是转头瞧向了我这里，笑得很是慈祥，“皇后身子沉了，又在这坐了这许久，千万别累着了，还是早些回去歇着吧。二姑娘也陪着你姐姐过去，姐妹两个关上门好好说几句私房话，一会儿你母亲走的时候，我再使人去叫你。”



我稍稍有些意外，由绿篱扶着站起身来，恭敬地应了一声“是”。

二姑娘嘴上谢着恩，眼睛却是偷偷地去瞄贺母的脸色。贺母见她如此，脸上便又黑了两分。一旁坐着的太后却是先笑了，打趣道：“分明是母后自己想要留自家侄女说些贴心话，却偏要借着人家姐妹的由头，得了，臣妾也紧着回自己宫里去了，省得在您老人家这碍眼了。”

虽是这样说着，人却是没动地方。

太皇太后就指着她对众人笑道：“瞅瞅，这都是做太后的人了，还这般耍贫，也不怕皇后笑话你。行了，你就留这吧，听一听我们姑侄的贴心话。”

太后就掩着个嘴呵呵地笑，殿中的众人也忙都跟着凑趣地笑了起来。

婆媳大战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，我自问没本事能叫她二人化干戈为玉帛，又怕一个不留意那火星子再燎到自己身上来，忙借着太皇太后早前的话起身告辞。估计二姑娘也看出了些势头，这回连自己婆婆都顾不得再瞄上一眼，与绿篱两人一边一个地架起了我，如火烧屁股一般，脚不停歇地出了殿门。

回到兴圣宫中，绿篱借口去倒茶避了出去，二姑娘一看左右再无别人，一言不发地跪到了地上，郑重地给我磕了两个响头，口中说道：“菁菁谢大姐成全之恩。”

我有心敲打她，也没急着叫她起身，只是说道：“过往的事情我都不问了，我只告诉你一句话，若说丈夫是女子在娘家的脸面，那这娘家就是女子在婆家的腰杆。你是咱们张家的女儿，这是到什么时候都改变不了的。你是个懂事的，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”

二姑娘明显地愣了一愣，这才又深深地磕下头去，沉声说道：“菁菁明白了，谢大姐教诲。”





我冲她抬了抬手，示意她起来，又与她闲话了几句，没等着太皇太后派人来叫，便叫绿篱送她回太皇太后那里。

绿篱这丫头腿脚利索，没一会儿的工夫就回来了，神神秘秘地走到我身边，连说带比画地小声嘀咕：“奴婢送二姑娘过去的时候，贺夫人那脸拉得足有这么长，连眼圈都是红的，一看就知道是被太皇太后训斥过了……”

嘿！这一脸的幸灾乐祸啊！

我说：“绿篱你还别笑话人家贺夫人，要是你有个独生儿子被人用绳子捆结实了吊在两艘大船之间，估计你连跳河的心都有了。你想啊，这两艘船若是能一直亲亲密密地携手并行还好，若是一旦翻脸，不管从哪边挥刀砍绳子，这当中的贺秉则都要落水，换成你是他娘，你能不哭吗？”

绿篱认真地想了想，一本正经地点头道：“哭，一准得哭，怕是到时候还不如贺夫人，我连哭的地方都找不着。”

看这丫头一点就透，我心中大为宽慰，一面下意识地摸着自己滚圆的肚皮，一面笑道：“就是嘛，所以贺夫人也不容易的。”

两人正说着，写意从殿门外禀道：“娘娘，大明宫来口信了，说是皇上一会儿过来用晚膳。”

此话一落，我顿觉得胸口有些憋闷，一旁的绿篱倒是立刻喜笑颜开，瞅了我一眼后忙又强压下了满脸喜色，苦口婆心地劝道：“娘娘，奴婢说句僭越的话，皇上已是向您低头了，您也别太驳他的面子，若是真的惹恼了皇上，吃亏受苦的还不是娘娘自己吗？”

我明白绿篱的意思，她这话直白了说就是齐晟已经够给我脸的了，我千万不能给脸不要脸。